

退党退团退队方法

可使用化名（小名）

方法一：网页投稿：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密代理登陆大纪元网站，打开退出共产党网页，在声明表格中填入声明内容，并提交发送。签名网站：
<http://tuidang.dajiyuan.com>

方法二：电子邮件：给下列大纪元的信箱之一发声明电子邮件：news@epochtimes.com

方法三：电话传真：
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；001-888-892-8757
传真：001-702-248-0599；001-510-372-0176

方法四：公开张贴：暂无上网管道者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，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，以后找机会上网。

提示：未开通国际直拨电话的大陆人士打退党电话时需用 IP 电话拨打（网通先拨 17969，电信先拨 17909，铁通先拨 17991），手机 IP 电话（“中国移动”先拨 17951，“联通”先拨 17911，小灵通先拨 17909）

小小说

第六期



退党退团退队方法

可使用化名（小名）

方法一：网页投稿：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密代理登陆大纪元网站，打开退出共产党网页，在声明表格中填入声明内容，并提交发送。签名网站：
<http://tuidang.dajiyuan.com>

方法二：电子邮件：给下列大纪元的信箱之一发声明电子邮件：news@epochtimes.com

方法三：电话传真：
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；001-888-892-8757
传真：001-702-248-0599；001-510-372-0176

方法四：公开张贴：暂无上网管道者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，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，以后找机会上网。

提示：未开通国际直拨电话的大陆人士打退党电话时需用 IP 电话拨打（网通先拨 17969，电信先拨 17909，铁通先拨 17991），手机 IP 电话（“中国移动”先拨 17951，“联通”先拨 17911，小灵通先拨 17909）

小小说

第六期



《不速之客送真相》.....	2
《暑假里的特别经历》.....	9
《一张钱币》.....	18

不速之客送真相



文／华文

【明慧网】下午一上班,丁蓉就感觉头晕、胃痛,忍不住趴在桌子上。

主任看见了,过来问:“怎么啦?”丁蓉摆摆手,挤出一个凄苦的微笑。

主任看她脸色蜡黄,表情痛苦,说:“你回去吧,大热天的,别是中暑了吧。回家好好休息,材料没写完,明天抓点儿紧。”

“没事儿,老毛病了,趴一会儿就好。”丁蓉嘴上这么说,身子已经站起来了。她巴不得立刻回

《不速之客送真相》.....	2
《暑假里的特别经历》.....	9
《一张钱币》.....	18

不速之客送真相



文／华文

【明慧网】下午一上班,丁蓉就感觉头晕、胃痛,忍不住趴在桌子上。

主任看见了,过来问:“怎么啦?”丁蓉摆摆手,挤出一个凄苦的微笑。

主任看她脸色蜡黄,表情痛苦,说:“你回去吧,大热天的,别是中暑了吧。回家好好休息,材料没写完,明天抓点儿紧。”

“没事儿,老毛病了,趴一会儿就好。”丁蓉嘴上这么说,身子已经站起来了。她巴不得立刻回

明华想到这全都明白了,不让我看的一定就是《九评共产党》吧。爸妈是怕呀!他们心里明白着那,只是不敢告诉我。赶快回家告诉他们别怕,共产党要完了,赶快三退!看人家法轮功把救人的话都写到钱上了。

想到这又看了看这张一元钱,向大叔道了谢,甩了一下她那乌黑的长发骑上车飞快的奔家去了。

◇



明慧广播电台：每天播出三次。北京时间，早 6~7 点，7105 千赫；晚 9~10 点，6030 千赫。晚 11~12 点，11700 千赫。

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：以四个频率向中国大陆播出，广播频率和时间为（皆为北京时间）：早上：6-7 点，9.635 兆赫，7-8 点，7.310 兆赫（《九评共产党》连播）晚间：7-9 点，7.280 兆赫，9-10 点，7.310 兆赫，凌晨：0-1 点，11.765 兆赫。

自费印制，敬请传阅，功德无量

明华想到这全都明白了,不让我看的一定就是《九评共产党》吧。爸妈是怕呀!他们心里明白着那,只是不敢告诉我。赶快回家告诉他们别怕,共产党要完了,赶快三退!看人家法轮功把救人的话都写到钱上了。

想到这又看了看这张一元钱,向大叔道了谢,甩了一下她那乌黑的长发骑上车飞快的奔家去了。

◇



明慧广播电台：每天播出三次。北京时间，早 6~7 点，7105 千赫；晚 9~10 点，6030 千赫。晚 11~12 点，11700 千赫。

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：以四个频率向中国大陆播出，广播频率和时间为（皆为北京时间）：早上：6-7 点，9.635 兆赫，7-8 点，7.310 兆赫（《九评共产党》连播）晚间：7-9 点，7.280 兆赫，9-10 点，7.310 兆赫，凌晨：0-1 点，11.765 兆赫。

自费印制，敬请传阅，功德无量

过的，有人再说详细点就好了。

卖枣的大叔看她发愣，就关切的问：“姑娘，这是你的枣，怎么不拿还愣着？”

“大叔，法轮功小伙子什么时候来呀？”

卖梨的壮汉猛一回头，质问的口气：“怎么？你这穿官衣的想举报人家呀！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我是想多知道点。”

“想多知道？你就不知道有个能人叫大纪元，写了一本《九评共产党》这么一本厚书。”边说边用手比划着有多厚。

“知道有，不敢看。”

卖枣的大叔赶忙说：“我看你这姑娘不象恶人，穿官衣的也不都是坏人。你要想知道得更多，我也说不清楚。都说那个《九评共产党》说的再明白不过了，能人哪！我识字不多，孩子给念，听着那叫痛快，真是那么回事呀！”

明华一听他们没把自己当坏人，高兴了，心想这些人多朴实。他们都在说法轮功好，我今天真没白来，回家赶快告诉爸妈，让他们快看《九评共产党》。对了，想起来了，爸爸可能不是不知道。明华想起来，有一次晚上下班要进门时，听妈说：“快把这本书收起来，小华刚参加工作，别让她看，千万别跟共产党作对。”爸说：“我也怕呀，我这小芝麻官没了倒不怕，顶多开除公职，不上班，再牵连孩子，那咱家就完了。这个党什么都干得出来呀！”

过的，有人再说详细点就好了。

卖枣的大叔看她发愣，就关切的问：“姑娘，这是你的枣，怎么不拿还愣着？”

“大叔，法轮功小伙子什么时候来呀？”

卖梨的壮汉猛一回头，质问的口气：“怎么？你这穿官衣的想举报人家呀！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我是想多知道点。”

“想多知道？你就不知道有个能人叫大纪元，写了一本《九评共产党》这么一本厚书。”边说边用手比划着有多厚。

“知道有，不敢看。”

卖枣的大叔赶忙说：“我看你这姑娘不象恶人，穿官衣的也不都是坏人。你要想知道得更多，我也说不清楚。都说那个《九评共产党》说的再明白不过了，能人哪！我识字不多，孩子给念，听着那叫痛快，真是那么回事呀！”

明华一听他们没把自己当坏人，高兴了，心想这些人多朴实。他们都在说法轮功好，我今天真没白来，回家赶快告诉爸妈，让他们快看《九评共产党》。对了，想起来了，爸爸可能不是不知道。明华想起来，有一次晚上下班要进门时，听妈说：“快把这本书收起来，小华刚参加工作，别让她看，千万别跟共产党作对。”爸说：“我也怕呀，我这小芝麻官没了倒不怕，顶多开除公职，不上班，再牵连孩子，那咱家就完了。这个党什么都干得出来呀！”

家，躺在床上。

这病说也奇怪，一出单位大门就好，一看见那些堆成山似的红头文件就犯，医院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，丁蓉管它叫“文件综合症”。

回家的路上，经过淮海路的“家乐福”超市，丁蓉停下车。前几天，这里办店庆搞促销，顾客哄抢粮油和日用品，踩死了四个人，挤伤三十多人，消息还上了国外的报纸。物价飞涨，百姓苦不堪言哪。今天店里有点儿冷清，几天前那一幕让人记忆犹新。

丁蓉买了一袋面，一兜鸡蛋，一捆菠菜，两条黄瓜，几个西红柿。已经三个多月没吃猪肉了，猪蓝耳病死了不少生猪，不敢吃了，肉价还贵的要命。唉，每次买菜都有一肚子牢骚，谁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

回到家，躺了一会儿，感觉好多了。开始准备晚饭，丁蓉从来都是个勤快的人。摘好菠菜，洗好黄瓜，切好西红柿，打好鸡蛋，垃圾袋就满了。丁蓉系好垃圾袋，穿好鞋，拿起钥匙，准备把它扔到楼下去。

打开门，正好看见一个老太太在往对门家的信箱里放传单。丁蓉一下子想起来，上午送给局长看一份文件，局长看完让马上销毁，销毁的时候，偷偷看了一下，说什么法轮功发传单，严厉打击、彻底消灭之类的话。大概这个老太太就是发法轮功资

家，躺在床上。

这病说也奇怪，一出单位大门就好，一看见那些堆成山似的红头文件就犯，医院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，丁蓉管它叫“文件综合症”。

回家的路上，经过淮海路的“家乐福”超市，丁蓉停下车。前几天，这里办店庆搞促销，顾客哄抢粮油和日用品，踩死了四个人，挤伤三十多人，消息还上了国外的报纸。物价飞涨，百姓苦不堪言哪。今天店里有点儿冷清，几天前那一幕让人记忆犹新。

丁蓉买了一袋面，一兜鸡蛋，一捆菠菜，两条黄瓜，几个西红柿。已经三个多月没吃猪肉了，猪蓝耳病死了不少生猪，不敢吃了，肉价还贵的要命。唉，每次买菜都有一肚子牢骚，谁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

回到家，躺了一会儿，感觉好多了。开始准备晚饭，丁蓉从来都是个勤快的人。摘好菠菜，洗好黄瓜，切好西红柿，打好鸡蛋，垃圾袋就满了。丁蓉系好垃圾袋，穿好鞋，拿起钥匙，准备把它扔到楼下去。

打开门，正好看见一个老太太在往对门家的信箱里放传单。丁蓉一下子想起来，上午送给局长看一份文件，局长看完让马上销毁，销毁的时候，偷偷看了一下，说什么法轮功发传单，严厉打击、彻底消灭之类的话。大概这个老太太就是发法轮功资

料的吧，这不是跟政府对着干吗？

丁蓉不假思索，大声喊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怎么敢在我们省委宿舍发东西，肯定是法轮功吧！政府都给你们定性了，你们还挺大胆的呢！”

老太太转过身，平静的看着丁蓉，不慌也不忙。那目光和善、慈祥，放射着威严的光芒，一直照射到丁蓉心里。老太太没说话，转身慢慢走下楼去。丁蓉一时语塞，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她愣了一下，去追老太太，垃圾袋也忘了拿。

那老太太不慌不忙，慢悠悠的走，丁蓉紧赶慢赶，急匆匆的追，可怎么也追不上，总是差一层楼的距离。追到二楼，她已气喘吁吁，想要喊人，却喊不出声音来。突然，一阵头晕，胃痛，“文件综合症”又犯了。她只得停下来，看着老太太从容的走了。

盛夏出差，又苦又累。所幸时间不长，一周后回到家，丁蓉一下子躺在床上，耳边还响着飞机的轰鸣声。“当当当”，有人敲门。

开门一看，是个老太太，看样子有六十岁了。

“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丁蓉摇摇头：“我们好象没见过吧！”记忆中搜索不到任何相关信息。

老太太面带微笑，语气和善的说：“我是省电视大学的退休职工，我叫丁惠佳，有些话想和你说

料的吧，这不是跟政府对着干吗？

丁蓉不假思索，大声喊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怎么敢在我们省委宿舍发东西，肯定是法轮功吧！政府都给你们定性了，你们还挺大胆的呢！”

老太太转过身，平静的看着丁蓉，不慌也不忙。那目光和善、慈祥，放射着威严的光芒，一直照射到丁蓉心里。老太太没说话，转身慢慢走下楼去。丁蓉一时语塞，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她愣了一下，去追老太太，垃圾袋也忘了拿。

那老太太不慌不忙，慢悠悠的走，丁蓉紧赶慢赶，急匆匆的追，可怎么也追不上，总是差一层楼的距离。追到二楼，她已气喘吁吁，想要喊人，却喊不出声音来。突然，一阵头晕，胃痛，“文件综合症”又犯了。她只得停下来，看着老太太从容的走了。

盛夏出差，又苦又累。所幸时间不长，一周后回到家，丁蓉一下子躺在床上，耳边还响着飞机的轰鸣声。“当当当”，有人敲门。

开门一看，是个老太太，看样子有六十岁了。

“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丁蓉摇摇头：“我们好象没见过吧！”记忆中搜索不到任何相关信息。

老太太面带微笑，语气和善的说：“我是省电视大学的退休职工，我叫丁惠佳，有些话想和你说

“省事着那，起个名，往纸上一写，往墙上一贴，就齐了，回头小伙子来，我再跟他说一声。”

大家说的正起劲，人也越聚越多。这时走过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，冲着大叔嚷：“我听说你们说钱上有字，大叔您还有吗？换给我一张。”

“我就还剩一张，写的是‘法轮大法好’、‘真善忍好’。”

女子一听笑的直拍手：“我要的就是这一张。”赶快拿钱换了，如获至宝，揣入衣口袋里，神秘的说：“我表姨告诉我的，说得到真相钱或护身符都有福份。”一转身冲着大叔说：“谢谢您！”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明华看着这场景，听着这些话，盯着那一元钱愣在那里了。脑子里翻腾开了：法轮功怎么会是这样子的？跟单位传达的文件一点都不一样。报纸上、电视上不都说了吗？这些人又杀人又自杀。我爸爸在街道办事处好歹是个副主任，怎么也不知道这些呀？他整天说不让我管闲事，只让认真学业务。我参加税务工作一年多了，上班埋在业务堆里，

下班守着有病的妈妈……今天遇到这事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他们怎么管我叫‘穿官衣’的？我知道谁都恨贪官，可别把我往这堆人里推。她看看这些人还在七嘴八舌的议论着，都是她从来没听说



“省事着那，起个名，往纸上一写，往墙上一贴，就齐了，回头小伙子来，我再跟他说一声。”

大家说的正起劲，人也越聚越多。这时走过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，冲着大叔嚷：“我听说你们说钱上有字，大叔您还有吗？换给我一张。”

“我就还剩一张，写的是‘法轮大法好’、‘真善忍好’。”

女子一听笑的直拍手：“我要的就是这一张。”赶快拿钱换了，如获至宝，揣入衣口袋里，神秘的说：“我表姨告诉我的，说得到真相钱或护身符都有福份。”一转身冲着大叔说：“谢谢您！”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明华看着这场景，听着这些话，盯着那一元钱愣在那里了。脑子里翻腾开了：法轮功怎么会是这样子的？跟单位传达的文件一点都不一样。报纸上、电视上不都说了吗？这些人又杀人又自杀。我爸爸在街道办事处好歹是个副主任，怎么也不知道这些呀？他整天说不让我管闲事，只让认真学业务。我参加税务工作一年多了，上班埋在业务堆里，

下班守着有病的妈妈……今天遇到这事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他们怎么管我叫‘穿官衣’的？我知道谁都恨贪官，可别把我往这堆人里推。她看看这些人还在七嘴八舌的议论着，都是她从来没听说



明华不解的望着他。

卖梨的很气愤：“别听共产党的，它什么时候说过实话？这些年把我们农民可折腾苦了。你说好好的地，硬盖上居民楼，到现在也没卖几间。我们家五口人只给了三分地，就剩喝西北风了。找村委会它往乡里推，乡里又往上面推，我这人三个字不识两个，上哪去找上边呀！这不没法子，倒点梨，凑合活着吧。”他边说边指那钱：“这钱上的字写的好！它早就该亡了，咱都快点离开它。”

正说着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从菜摊上跑过来，气呼呼的说：“这世道怎么也是活不成了。祖祖辈辈在城里住的好好的，一个令，立马拆迁，给俩钱儿，往外一轰，没人管了。这叫什么社会？靠我内退的几百块钱，摆个菜摊，哪辈子能给儿子买房结婚啊！”说着还流下了眼泪。

卖枣大叔赶紧说：“大妹子，别伤心了，法轮功的人不是告诉咱们天要灭这恶党吗，退了这恶党，咱们将来就能得救。法轮功小伙子告诉我，他们讲善，为了救人讲真相都被迫害死好几千人了，还有那些黑了心的干什么活摘法轮功人的器官，卖给外国人赚大钱这些事，听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大妹子，入过什么退了吧！说都退了三千万了。”

“噢，是这么回事呀！那我把那个团、队都退了，让它快点垮，咱们就有好日子了。”她的心平静了许多，忙问：“大哥，上哪退去呀？”

20

明华不解的望着他。

卖梨的很气愤：“别听共产党的，它什么时候说过实话？这些年把我们农民可折腾苦了。你说好好的地，硬盖上居民楼，到现在也没卖几间。我们家五口人只给了三分地，就剩喝西北风了。找村委会它往乡里推，乡里又往上面推，我这人三个字不识两个，上哪去找上边呀！这不没法子，倒点梨，凑合活着吧。”他边说边指那钱：“这钱上的字写的好！它早就该亡了，咱都快点离开它。”

正说着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从菜摊上跑过来，气呼呼的说：“这世道怎么也是活不成了。祖祖辈辈在城里住的好好的，一个令，立马拆迁，给俩钱儿，往外一轰，没人管了。这叫什么社会？靠我内退的几百块钱，摆个菜摊，哪辈子能给儿子买房结婚啊！”说着还流下了眼泪。

卖枣大叔赶紧说：“大妹子，别伤心了，法轮功的人不是告诉咱们天要灭这恶党吗，退了这恶党，咱们将来就能得救。法轮功小伙子告诉我，他们讲善，为了救人讲真相都被迫害死好几千人了，还有那些黑了心的干什么活摘法轮功人的器官，卖给外国人赚大钱这些事，听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大妹子，入过什么退了吧！说都退了三千万了。”

“噢，是这么回事呀！那我把那个团、队都退了，让它快点垮，咱们就有好日子了。”她的心平静了许多，忙问：“大哥，上哪退去呀？”

20

说，你能让我进去吗？”

丁蓉有些犹豫，想不起和眼前这个人打过什么交道。看她言语和善，举止有礼，确实象有文化的，不象是坏人，也姓丁，也许是亲戚吧。丁蓉往旁边一闪身，让老人进了屋。

丁蓉请这位不速之客坐下，给她倒了杯冷饮，心想：不知下面要发生什么事。

老人微笑着，看着丁蓉说：“你不记得了吗？一周以前，那天，你追的人就是我！”

丁蓉还是不明白，迷惑的看着她：“你来我们家做什么？”

老人微微一笑，诚恳而认真的说：“我是来告诉你真相的！”

“真相？什么真相？”

“法轮功真相啊。”

一提法轮功，丁蓉想起来了，那天胃痛提前下班，在楼道里是追过一个发传单的老太太。

老人说：“那天的事不能怨你，你是被中共邪党的宣传蒙蔽了，不知道真相才那样做的。”她喝了一口饮料，润了润嗓子，接着说，“我是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参加过我们师父举办的讲法班。

我当时就是抱着祛病的想法学的，我身上有十多种病，几乎哪个零件都有毛病，每天吃一大把药，人称‘药篓子’，难受起来都不想活了。炼功以



5

说，你能让我进去吗？”

丁蓉有些犹豫，想不起和眼前这个人打过什么交道。看她言语和善，举止有礼，确实象有文化的，不象是坏人，也姓丁，也许是亲戚吧。丁蓉往旁边一闪身，让老人进了屋。

丁蓉请这位不速之客坐下，给她倒了杯冷饮，心想：不知下面要发生什么事。

老人微笑着，看着丁蓉说：“你不记得了吗？一周以前，那天，你追的人就是我！”

丁蓉还是不明白，迷惑的看着她：“你来我们家做什么？”

老人微微一笑，诚恳而认真的说：“我是来告诉你真相的！”

“真相？什么真相？”

“法轮功真相啊。”

一提法轮功，丁蓉想起来了，那天胃痛提前下班，在楼道里是追过一个发传单的老太太。

老人说：“那天的事不能怨你，你是被中共邪党的宣传蒙蔽了，不知道真相才那样做的。”她喝了一口饮料，润了润嗓子，接着说，“我是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参加过我们师父举办的讲法班。

我当时就是抱着祛病的想法学的，我身上有十多种病，几乎哪个零件都有毛病，每天吃一大把药，人称‘药篓子’，难受起来都不想活了。炼功以



5

后什么病都没有了，我多高兴啊！能不感激我师父，能不感激大法吗？法轮功讲‘真、善、忍’，讲心性的修炼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不做坏事，教人做好人，这多好啊。对个人、对社会、对国家都好，没有一点儿坏处。现在法轮功在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流传，得到两千七百多项褒奖和支持议案，《转法轮》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。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‘真、善、忍’好！只有在中国大陆，法轮功受到无理的迫害。九九年七月以来，大法弟子被抓、被打、被劳教、判刑，甚至被活体摘除器官，到目前查明的已有三千多人被迫害致死，不知道的还有更多。可是八年来，大法弟子一直在和平的告诉政府、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清白无辜，镇压是错误的，是违法的，对信仰自由的迫害是不人道的。”

丁蓉看到老人眼中闪着泪花，字字句句都发自内心，那么朴实，那么真诚，声音不大，却震撼人心。丁蓉想起来，去年接到过国外打来的一个电话，提到过活体摘除法轮功人体器官的事。确实，那些炼法轮功的，给人感觉都是很善良的人。

丁蓉渐渐的对这位不起眼的老太太有了几分敬意，但还是有疑问：“那怎么还去‘天安门自焚’？”

“那完全是中共邪党为了给镇压法轮功找借口，一手制造出来的，是假的。大法明确要求不能

后什么病都没有了，我多高兴啊！能不感激我师父，能不感激大法吗？法轮功讲‘真、善、忍’，讲心性的修炼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不做坏事，教人做好人，这多好啊。对个人、对社会、对国家都好，没有一点儿坏处。现在法轮功在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流传，得到两千七百多项褒奖和支持议案，《转法轮》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。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‘真、善、忍’好！只有在中国大陆，法轮功受到无理的迫害。九九年七月以来，大法弟子被抓、被打、被劳教、判刑，甚至被活体摘除器官，到目前查明的已有三千多人被迫害致死，不知道的还有更多。可是八年来，大法弟子一直在和平的告诉政府、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清白无辜，镇压是错误的，是违法的，对信仰自由的迫害是不人道的。”

丁蓉看到老人眼中闪着泪花，字字句句都发自内心，那么朴实，那么真诚，声音不大，却震撼人心。丁蓉想起来，去年接到过国外打来的一个电话，提到过活体摘除法轮功人体器官的事。确实，那些炼法轮功的，给人感觉都是很善良的人。

丁蓉渐渐的对这位不起眼的老太太有了几分敬意，但还是有疑问：“那怎么还去‘天安门自焚’？”

“那完全是中共邪党为了给镇压法轮功找借口，一手制造出来的，是假的。大法明确要求不能

明华摇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“你们城里人还不如我们乡下人呢，这样的钱我收到好几回了。”

“谁给的？”

“一天卖一大车枣，哪知道谁给的。开头我也不明白，害怕花不出去。后来一个小伙子也拿这样的钱买枣，我问他怎么回事。那小伙子笑着告诉我，说这钱不但能花，还说我有福份了。”

“有福份了？”

“他说呀，这钱是救命的。共产恶党从开始就杀人，都杀了八千万中国人了。欠了这么多人命债能不还？再看现在，共产党哪个官不贪？到处坑害老百姓。现在到了还债的时候了，也就是老天爷要灭它了，我们好人别跟它搅合在一块，入过党、团、队的赶快退了，天灭它时我们就平安了。说要不退就跟它一块灭了。他还说了好多，我记不住那么多，反正我一听就明白了。小伙子说他是炼法轮功的。我一听是法轮功就更放心了。这法轮功可太厉害了，政府怎么打压，人家就是不怕，就非要做好人，我服气。我从小就信佛，这回可能有真佛来救人来了。”

“大叔，这法轮功可是敌我矛盾呀！我们单位真是这么传达的。”

这时在旁边听了许久的卖梨的壮汉子走过来：“听你这话，看你这样，你也是个穿官衣的吧？”

明华摇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“你们城里人还不如我们乡下人呢，这样的钱我收到好几回了。”

“谁给的？”

“一天卖一大车枣，哪知道谁给的。开头我也不明白，害怕花不出去。后来一个小伙子也拿这样的钱买枣，我问他怎么回事。那小伙子笑着告诉我，说这钱不但能花，还说我有福份了。”

“有福份了？”

“他说呀，这钱是救命的。共产恶党从开始就杀人，都杀了八千万中国人了。欠了这么多人命债能不还？再看现在，共产党哪个官不贪？到处坑害老百姓。现在到了还债的时候了，也就是老天爷要灭它了，我们好人别跟它搅合在一块，入过党、团、队的赶快退了，天灭它时我们就平安了。说要不退就跟它一块灭了。他还说了好多，我记不住那么多，反正我一听就明白了。小伙子说他是炼法轮功的。我一听是法轮功就更放心了。这法轮功可太厉害了，政府怎么打压，人家就是不怕，就非要做好人，我服气。我从小就信佛，这回可能有真佛来救人来了。”

“大叔，这法轮功可是敌我矛盾呀！我们单位真是这么传达的。”

这时在旁边听了许久的卖梨的壮汉子走过来：“听你这话，看你这样，你也是个穿官衣的吧？”

诉表姨绝对不会放弃看《转法轮》，有空还会来。坐在回家的车上，望着路边石头上一条一条的大法标语，竟有种说不出的别样的美丽。

一张钱币



文 / 心语

【明慧网】这个星期六又是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。明华为了给妈妈买到又鲜又甜的大红枣，老早就来到了这个热热闹闹的农贸市场。走近一看还真有一马车大红枣摆在那里，她赶忙过去。

“大叔，您这大枣多少钱一斤？”她望着那个五十多岁的卖枣人。又抓起一把看成色。

“三块一斤。”卖枣的大叔热情的让她：“姑娘，你先尝一个，不甜就不买。”明华仔细的看了看，就请大叔给称三斤。她付了十元钱，接过找给她的一元钱瞥了一眼，折了起来刚要往钱包里塞，觉得这钱怎么有点特殊，再一看，多了一行打印的字，她不由得念出声来：“天灭中共，退党、团、队保命。”她一下愣住了，望着那个卖枣的大叔：“这钱是怎么回事？”

大叔一看：“这个呀！姑娘没见过这样的钱？”

诉表姨绝对不会放弃看《转法轮》，有空还会来。坐在回家的车上，望着路边石头上一条一条的大法标语，竟有种说不出的别样的美丽。

一张钱币



文 / 心语

【明慧网】这个星期六又是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。明华为了给妈妈买到又鲜又甜的大红枣，老早就来到了这个热热闹闹的农贸市场。走近一看还真有一马车大红枣摆在那里，她赶忙过去。

“大叔，您这大枣多少钱一斤？”她望着那个五十多岁的卖枣人。又抓起一把看成色。

“三块一斤。”卖枣的大叔热情的让她：“姑娘，你先尝一个，不甜就不买。”明华仔细的看了看，就请大叔给称三斤。她付了十元钱，接过找给她的一元钱瞥了一眼，折了起来刚要往钱包里塞，觉得这钱怎么有点特殊，再一看，多了一行打印的字，她不由得念出声来：“天灭中共，退党、团、队保命。”她一下愣住了，望着那个卖枣的大叔：“这钱是怎么回事？”

大叔一看：“这个呀！姑娘没见过这样的钱？”

杀生，怎么能自焚呢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“自焚”录像分析鉴定，已经得出结论，认为那是政府导演的骗局。它本身就漏洞百出，比如王进东的盘腿姿势、两手结印的姿势都不是法轮功的动作，还有他腿上那个烧不坏的雪碧瓶；比如刘思影烧伤后被纱布包裹的严严实实，这是违反基本医学常识的，烧伤病人应该裸体，严密隔离，可刘思影还接受采访，采访记者也没有任何消毒隔离措施，甚至不戴口罩，更可笑的是，刘思影喉管被切开还能唱歌。”

丁蓉想了想，确实有道理，自己大学毕业，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

“你看过《九评共产党》这本书吗？”停了一会儿，老人问。

丁蓉摇摇头。

“你一定会上网吧？我给你一个软件，用它上网，可以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，看到很多很多国内看不到的东西，听到各种自由的声音。了解国内外互联网信息，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。”老人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两张光盘，递给丁蓉。

丁蓉犹豫着，没有马上接过来。“我就是在中共的机关里工作，中共腐败，这谁都知道，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有人给我开工资就行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”

“象你这么想的人还真不少。看了这个片子你就明白了，有人想看还看不到呢，都送上门来了，

杀生，怎么能自焚呢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“自焚”录像分析鉴定，已经得出结论，认为那是政府导演的骗局。它本身就漏洞百出，比如王进东的盘腿姿势、两手结印的姿势都不是法轮功的动作，还有他腿上那个烧不坏的雪碧瓶；比如刘思影烧伤后被纱布包裹的严严实实，这是违反基本医学常识的，烧伤病人应该裸体，严密隔离，可刘思影还接受采访，采访记者也没有任何消毒隔离措施，甚至不戴口罩，更可笑的是，刘思影喉管被切开还能唱歌。”

丁蓉想了想，确实有道理，自己大学毕业，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

“你看过《九评共产党》这本书吗？”停了一会儿，老人问。

丁蓉摇摇头。

“你一定会上网吧？我给你一个软件，用它上网，可以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，看到很多很多国内看不到的东西，听到各种自由的声音。了解国内外互联网信息，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。”老人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两张光盘，递给丁蓉。

丁蓉犹豫着，没有马上接过来。“我就是在中共的机关里工作，中共腐败，这谁都知道，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有人给我开工资就行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”

“象你这么想的人还真不少。看了这个片子你就明白了，有人想看还看不到呢，都送上门来了，

就拿去看看吧。”老人再次把光盘递过来。

丁蓉接过光盘，一张上面写着：“风雨天地行”，另一张写着：“《九评共产党》”，都是打印的封面，非常正规，光盘品质上乘，封面设计和谐悦目。丁蓉擅长美术，最喜欢和谐美好的东西。她心里禁不住喜欢起来，想：真好看，有保存价值，制作这么精良，说不定是从国外带回来的。于是问道：“多少钱？”

老人笑了：“送给你了，不要钱。你能明白真相我就为你高兴。姑娘，你退党了吗？”

丁蓉也笑了：“您怎么知道我入过党？”

“你刚才不是说在中共的机关里工作吗？在那儿工作基本上都要入党。”

“为什么要退呢？”

“因为中共是个邪党，干的坏事太多太坏了，所以天要灭它，凡是加入过它的组织的人必须退出，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住性命，否则就会跟着遭殃。”老人慈悲的看着丁蓉，接着说：“你那天追我，讲的那几句话说明你还不明真相，我们既然碰到了，就是缘份，我不能看着你和邪党一起遭殃啊。所以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真相，希望你退出中共邪党，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”

丁蓉心里一阵感动：我们素不相识，我又曾经对她不善，险些伤害了她，可是，她却毫不计较，特意跑来给我讲真相。天这么热，她住在哪儿，怎

就拿去看看吧。”老人再次把光盘递过来。

丁蓉接过光盘，一张上面写着：“风雨天地行”，另一张写着：“《九评共产党》”，都是打印的封面，非常正规，光盘品质上乘，封面设计和谐悦目。丁蓉擅长美术，最喜欢和谐美好的东西。她心里禁不住喜欢起来，想：真好看，有保存价值，制作这么精良，说不定是从国外带回来的。于是问道：“多少钱？”

老人笑了：“送给你了，不要钱。你能明白真相我就为你高兴。姑娘，你退党了吗？”

丁蓉也笑了：“您怎么知道我入过党？”

“你刚才不是说在中共的机关里工作吗？在那儿工作基本上都要入党。”

“为什么要退呢？”

“因为中共是个邪党，干的坏事太多太坏了，所以天要灭它，凡是加入过它的组织的人必须退出，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住性命，否则就会跟着遭殃。”老人慈悲的看着丁蓉，接着说：“你那天追我，讲的那几句话说明你还不明真相，我们既然碰到了，就是缘份，我不能看着你和邪党一起遭殃啊。所以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真相，希望你退出中共邪党，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”

丁蓉心里一阵感动：我们素不相识，我又曾经对她不善，险些伤害了她，可是，她却毫不计较，特意跑来给我讲真相。天这么热，她住在哪儿，怎

就象《封神榜》上的妲己害怕悬在梁上的神剑一样。”

表姨听了呵呵直乐：“对！对！就是这么回事。开始时，乡里也管，前天晚上写了标语，第二天一早就被人涂了，后来没人涂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遭报了呗！那个专门负责涂标语的乡干部，在一次开会时死了，前后也就是几分钟，还在那儿好好说话呢，说不行就不行了。以前也没啥病，你说怪不怪，据在场的人说可怕极了，眼睛睁的大大的……许多人也明白这是他迫害法轮功遭报，就不愿接手他的事，雇了一个小痞子到各村涂标语，还专门为他配了摩托车。小痞子以为得了美差，跟着邪党虚张声势，到各家吓唬法轮功学员，威胁要再炼就抓起来，法轮功学员劝他也不听，哪知道干了没到一个月就骑车往大树上撞，一条腿折了，他也不敢干了，左右村都知道这事，给多少钱也没人干这差事了，这样也就没人涂了。”

“这就是善恶有报吧！”

那段日子，陆璐跟着表姨读了一遍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，她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，她还跟着表姨去村子里的法轮功学员家炼功，炼功时她觉的很累、出了许多汗，可是一结束之后觉的全身轻松极了，也不热了，真是神奇。

快开学了，陆璐不得不回学校上学去了，她告

就象《封神榜》上的妲己害怕悬在梁上的神剑一样。”

表姨听了呵呵直乐：“对！对！就是这么回事。开始时，乡里也管，前天晚上写了标语，第二天一早就被人涂了，后来没人涂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遭报了呗！那个专门负责涂标语的乡干部，在一次开会时死了，前后也就是几分钟，还在那儿好好说话呢，说不行就不行了。以前也没啥病，你说怪不怪，据在场的人说可怕极了，眼睛睁的大大的……许多人也明白这是他迫害法轮功遭报，就不愿接手他的事，雇了一个小痞子到各村涂标语，还专门为他配了摩托车。小痞子以为得了美差，跟着邪党虚张声势，到各家吓唬法轮功学员，威胁要再炼就抓起来，法轮功学员劝他也不听，哪知道干了没到一个月就骑车往大树上撞，一条腿折了，他也不敢干了，左右村都知道这事，给多少钱也没人干这差事了，这样也就没人涂了。”

“这就是善恶有报吧！”

那段日子，陆璐跟着表姨读了一遍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，她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，她还跟着表姨去村子里的法轮功学员家炼功，炼功时她觉的很累、出了许多汗，可是一结束之后觉的全身轻松极了，也不热了，真是神奇。

快开学了，陆璐不得不回学校上学去了，她告

共邪党也有灵，是一个红色的恶龙，是凡入过党团队、对它宣誓的，是凡相信它、认为它好的，它可以控制他。它现在是坏事做到头了，老天爷都不干了，采用各种方式灭它，那些追随它的人都会随着它一起灭亡。要想得好，除非退出来。”

“退出来？”

“对呀，你退出了党、团、队，神就会管你。”

“我还没入党呢，只是入过团队。”

“那也得退。海外有个大纪元网站，专门收集三退的人名，你同意的话我请别的法轮功学员帮你上网退了，可以用小名、化名，安全极了，神看的就是人心，不看人名。”

“好吧，我退。干嘛非用化名呢？我就用陆璐退！谁知道我是谁？全国人那么多，重名的不知有多少个？再说你不是说有神保护吗？那我还怕什么？”

这回换来的是表姨赞许的目光。

“表姨，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家里写大法好可以驱邪了！”

“说说。”

“法轮功是正的，有神管，你写了关于法轮功的话，正神就管你。因为你对神的信、对正义的支持，神就会给你福报，让你得平安；因为你对神的信、对正义的支持，邪的东西看见了就吓的跑，不跑怕是被消灭掉。



共邪党也有灵，是一个红色的恶龙，是凡入过党团队、对它宣誓的，是凡相信它、认为它好的，它可以控制他。它现在是坏事做到头了，老天爷都不干了，采用各种方式灭它，那些追随它的人都会随着它一起灭亡。要想得好，除非退出来。”

“退出来？”

“对呀，你退出了党、团、队，神就会管你。”

“我还没入党呢，只是入过团队。”

“那也得退。海外有个大纪元网站，专门收集三退的人名，你同意的话我请别的法轮功学员帮你上网退了，可以用小名、化名，安全极了，神看的就是人心，不看人名。”

“好吧，我退。干嘛非用化名呢？我就用陆璐退！谁知道我是谁？全国人那么多，重名的不知有多少个？再说你不是说有神保护吗？那我还怕什么？”

这回换来的是表姨赞许的目光。

“表姨，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家里写大法好可以驱邪了！”

“说说。”

“法轮功是正的，有神管，你写了关于法轮功的话，正神就管你。因为你对神的信、对正义的支持，神就会给你福报，让你得平安；因为你对神的信、对正义的支持，邪的东西看见了就吓的跑，不跑怕是被消灭掉。



么过来的呀？这样想着，丁蓉忍不住说：“阿姨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！”

老人高兴的笑着说：“你同意的话，我帮你用化名退了吧，就叫小荷，象水里的荷花一样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怎么样？”

“太好了！就叫小荷，我从小就喜欢荷花。”

老人站起身：“你休息吧，我该走了。别忘了把福音告诉你的亲朋好友。经常诚心静念‘法轮大法好’、‘真、善、忍好’！会有福报的。”

丁蓉拉着老人的手，一直送到楼下：“太谢谢了，太谢谢了，这下我真的什么都明白了！”

老人爽朗的笑了：“真的什么都明白了？那天是谁叫你追我的？”

丁蓉非常不好意思，认真的说：“阿姨，谢谢你送真相给我。再遇到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，我一定不会打扰他，有机会还要帮一把呢。”◇

暑假里的特别经历

文 / 夏天

【明慧网】车已驶进了山区，在蜿蜒的山路上爬着，用不上一小时就要到目的地了。陆



么过来的呀？这样想着，丁蓉忍不住说：“阿姨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！”

老人高兴的笑着说：“你同意的话，我帮你用化名退了吧，就叫小荷，象水里的荷花一样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怎么样？”

“太好了！就叫小荷，我从小就喜欢荷花。”

老人站起身：“你休息吧，我该走了。别忘了把福音告诉你的亲朋好友。经常诚心静念‘法轮大法好’、‘真、善、忍好’！会有福报的。”

丁蓉拉着老人的手，一直送到楼下：“太谢谢了，太谢谢了，这下我真的什么都明白了！”

老人爽朗的笑了：“真的什么都明白了？那天是谁叫你追我的？”

丁蓉非常不好意思，认真的说：“阿姨，谢谢你送真相给我。再遇到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，我一定不会打扰他，有机会还要帮一把呢。”◇

暑假里的特别经历

文 / 夏天

【明慧网】车已驶进了山区，在蜿蜒的山路上爬着，用不上一小时就要到目的地了。陆



璐倦意全无，趴在车窗上向外望去，郁郁葱葱的树木错落的立在山上，不时会看见叫不出名字的野花。陆璐有一种解脱的感觉，她把车窗推开，风呼呼的灌入，头发飘扬起来，她轻轻的闭上眼睛，有一股清心的空气从鼻腔进入体内。最妙的是山上林立的石头，千姿百态，“难怪妈妈说这儿是写生的好地方！”陆璐寻思着，突然眼前一惊，有一巨石上写着红色的四四方方的大字——“法轮大法好！”“不会吧？！”陆璐心里嘀咕，睁大眼再看看，还是这几个字。

如果说大一时陆璐还是个天真的孩子，大三的她就显的老于世故了。她早已没有了当初入校时那种兴奋，取而代之的是累。和老师搞好关系，得到大大小小的官职，为将来找工作做准备，累；调理好和同学的关系，既不伤害到自己，又让人满意，累；明年要实习、要毕业、要找工作，累……。陆璐觉的要平衡好这一切太难了，她感到一种无形的物质压在胸口上，有时候喘气都费力。暑假过去多一半了，她最喜爱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睡着，什么都可以不必想，什么都可以不必做。

妈妈早已发现她有些不对劲，一时没有好的办法开解。巧的是姥姥庆大寿，来了许多久不走动的亲戚，因为姥姥家住不下，有几个人就住到了陆璐家，其中有一个挺热情的表姨，陆璐是第二次见到，据说她出生不久见过一次。表姨说她们那里现在快

10

璐倦意全无，趴在车窗上向外望去，郁郁葱葱的树木错落的立在山上，不时会看见叫不出名字的野花。陆璐有一种解脱的感觉，她把车窗推开，风呼呼的灌入，头发飘扬起来，她轻轻的闭上眼睛，有一股清心的空气从鼻腔进入体内。最妙的是山上林立的石头，千姿百态，“难怪妈妈说这儿是写生的好地方！”陆璐寻思着，突然眼前一惊，有一巨石上写着红色的四四方方的大字——“法轮大法好！”“不会吧？！”陆璐心里嘀咕，睁大眼再看看，还是这几个字。

如果说大一时陆璐还是个天真的孩子，大三的她就显的老于世故了。她早已没有了当初入校时那种兴奋，取而代之的是累。和老师搞好关系，得到大大小小的官职，为将来找工作做准备，累；调理好和同学的关系，既不伤害到自己，又让人满意，累；明年要实习、要毕业、要找工作，累……。陆璐觉的要平衡好这一切太难了，她感到一种无形的物质压在胸口上，有时候喘气都费力。暑假过去多一半了，她最喜爱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睡着，什么都可以不必想，什么都可以不必做。

妈妈早已发现她有些不对劲，一时没有好的办法开解。巧的是姥姥庆大寿，来了许多久不走动的亲戚，因为姥姥家住不下，有几个人就住到了陆璐家，其中有一个挺热情的表姨，陆璐是第二次见到，据说她出生不久见过一次。表姨说她们那里现在快

10

好’，准没事。”

陆璐没少看鬼片，对于灵异的事情多少有所耳闻，可是这写‘大法好’镇邪灭乱的办法还是第一次听到，似信非信的看看表姨。

“表姨说的可都是真事，我前年炼法轮功后身子一直特好，一片药都不需要吃。你说就是炼炼功，就收到这样的效果，这功法能是一般的吗？不神吗？再有就是原来心里一直不痛快，爱算计，怕吃亏，跟谁也不敢说实话，怕被别人害了，现在我按‘真善忍’做好人，发生啥事就看自己的毛病，对别人照样好，心胸可开阔了！你说说如果人人都炼法轮功社会会啥样？”

这一说，陆璐又想到了学校，不由的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现在的社会太复杂！”

表姨说：“我师父在《洪吟》中说‘天象大变 世人无善念 人心失控魔性显 天灾人祸忧怨 人人相见如敌 事事都难如意 世人怎知何故 修道者可知迷’。”

璐璐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诗词，想了一会问到：“这么说你知道迷底了？”

表姨说：“造成这一切灾祸的根源是中共邪党，是它破坏了传统的信天敬神的文化，是它让人们为了钱什么都干，它干尽了坏事，和平时期杀了我们八千万同胞，现在又撒弥天大谎栽赃陷害法轮功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。万物都有灵，这中

15

好’，准没事。”

陆璐没少看鬼片，对于灵异的事情多少有所耳闻，可是这写‘大法好’镇邪灭乱的办法还是第一次听到，似信非信的看看表姨。

“表姨说的可都是真事，我前年炼法轮功后身子一直特好，一片药都不需要吃。你说就是炼炼功，就收到这样的效果，这功法能是一般的吗？不神吗？再有就是原来心里一直不痛快，爱算计，怕吃亏，跟谁也不敢说实话，怕被别人害了，现在我按‘真善忍’做好人，发生啥事就看自己的毛病，对别人照样好，心胸可开阔了！你说说如果人人都炼法轮功社会会啥样？”

这一说，陆璐又想到了学校，不由的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现在的社会太复杂！”

表姨说：“我师父在《洪吟》中说‘天象大变 世人无善念 人心失控魔性显 天灾人祸忧怨 人人相见如敌 事事都难如意 世人怎知何故 修道者可知迷’。”

璐璐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诗词，想了一会问到：“这么说你知道迷底了？”

表姨说：“造成这一切灾祸的根源是中共邪党，是它破坏了传统的信天敬神的文化，是它让人们为了钱什么都干，它干尽了坏事，和平时期杀了我们八千万同胞，现在又撒弥天大谎栽赃陷害法轮功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。万物都有灵，这中

15

璐璐把身子扭过来，吃惊的说：“表姨你炼法轮功？”

“对呀！说起我为啥炼法轮功，话可就长啦！前年冬天我和你姨夫打架，动手了，因为在气头上，什么也不顾，你姨夫打我没打着，一棒子打在暖瓶上，‘嘭’的一声，开水全撒出来了，我躲不及，右脚被烫了，当时就起了好几个大泡，疼的我妈呀妈呀大叫，你姨夫也吓的扔了棒子，找大夫去了，大夫没啥好办法，就让光着脚晾着。那可真疼呀，我整天大喊，夜里也不停，吵的你姨夫整夜睡不好。村里的法轮功知道了，来看我，让我念法轮大法好，说是只要诚心敬念就能减轻疼痛，我什么都没想就念，也就是念了三四遍吧，就不那么疼了，我又接着念，没多久时间就不疼了，安稳睡了一夜，第二天泡都瘪回去了，除了皮肤有点皱，跟没事人一样！你说神奇不神奇！发生这事后，我就再不信什么法轮功自焚了，你看那电视上，烧成那样子了，还包的严严的，你说这要是拆开纱布，还不得把肉都带下来，那得多疼！”

陆璐隐约想起当年焦点访谈的镜头里烧伤者都是缠满纱布，一个小女孩还自如的接受采访。

“咱这一带最兴法轮功！法轮大法太神了！不炼功的人，要想平安、得福只要请个大法护身符、诚信就可以实现。咱农村的房子不干净的多，常有犯异病的事发生，只要在那宅子上写上‘法轮大法

璐璐把身子扭过来，吃惊的说：“表姨你炼法轮功？”

“对呀！说起我为啥炼法轮功，话可就长啦！前年冬天我和你姨夫打架，动手了，因为在气头上，什么也不顾，你姨夫打我没打着，一棒子打在暖瓶上，‘嘭’的一声，开水全撒出来了，我躲不及，右脚被烫了，当时就起了好几个大泡，疼的我妈呀妈呀大叫，你姨夫也吓的扔了棒子，找大夫去了，大夫没啥好办法，就让光着脚晾着。那可真疼呀，我整天大喊，夜里也不停，吵的你姨夫整夜睡不好。村里的法轮功知道了，来看我，让我念法轮大法好，说是只要诚心敬念就能减轻疼痛，我什么都没想就念，也就是念了三四遍吧，就不那么疼了，我又接着念，没多久时间就不疼了，安稳睡了一夜，第二天泡都瘪回去了，除了皮肤有点皱，跟没事人一样！你说神奇不神奇！发生这事后，我就再不信什么法轮功自焚了，你看那电视上，烧成那样子了，还包的严严的，你说这要是拆开纱布，还不得把肉都带下来，那得多疼！”

陆璐隐约想起当年焦点访谈的镜头里烧伤者都是缠满纱布，一个小女孩还自如的接受采访。

“咱这一带最兴法轮功！法轮大法太神了！不炼功的人，要想平安、得福只要请个大法护身符、诚信就可以实现。咱农村的房子不干净的多，常有犯异病的事发生，只要在那宅子上写上‘法轮大法

成旅游区了，每年都有许多城里人来玩，雨水多的时候，有个山崖上会飞下来瀑布，可美啦！陆璐很向往，表姨就说：“璐璐去玩玩吧？”妈妈想换个环境心情会不一样，就顺着说：“小璐，那儿我去过，是写生的好地方，你和你表姨去走走吧，在家也没事干。”

公路更窄了，两边都是山，略平坦的地方都用各色漆喷写着“法轮大法好！”“真善忍好！”“三退保平安！”……这让陆璐想起杨思思。

杨思思常扎着吊辫，属于那种娇小玲珑型的女孩子。只要上公开课就可以见到她，之所以印象深刻，是因为她常常在同学们面前讲法轮功，说什么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让大家要多角度思维。无法忘记，那天在校领导的陪同下，四五个男子“请”走了杨思思。璐璐那天刚好在窗口，看见他们出了教室，有两个男人立刻扭过杨思思的胳膊，扣上手铐，她刚要喊，一个男子把一团什么东西塞进了她的嘴里，她不走，一个男人从后面猛踢她的腿，她跪倒在地上，两个男人拉着她的胳膊向楼下拖。这时，听到老师猛敲桌子声，接着听到他大喊：“同学们！听课，不要向窗外看！”从此再没有见过杨思思，有同学说她被劳教了，也有的说她死了。从那时起，璐璐认识到法轮功是一个要回避的问题。

公共汽车刚开进村口，表姨就喊“停车”，然后就招呼璐璐下车。表姨指着红砖砌的门垛说：“那

成旅游区了，每年都有许多城里人来玩，雨水多的时候，有个山崖上会飞下来瀑布，可美啦！陆璐很向往，表姨就说：“璐璐去玩玩吧？”妈妈想换个环境心情会不一样，就顺着说：“小璐，那儿我去过，是写生的好地方，你和你表姨去走走吧，在家也没事干。”

公路更窄了，两边都是山，略平坦的地方都用各色漆喷写着“法轮大法好！”“真善忍好！”“三退保平安！”……这让陆璐想起杨思思。

杨思思常扎着吊辫，属于那种娇小玲珑型的女孩子。只要上公开课就可以见到她，之所以印象深刻，是因为她常常在同学们面前讲法轮功，说什么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让大家要多角度思维。无法忘记，那天在校领导的陪同下，四五个男子“请”走了杨思思。璐璐那天刚好在窗口，看见他们出了教室，有两个男人立刻扭过杨思思的胳膊，扣上手铐，她刚要喊，一个男子把一团什么东西塞进了她的嘴里，她不走，一个男人从后面猛踢她的腿，她跪倒在地上，两个男人拉着她的胳膊向楼下拖。这时，听到老师猛敲桌子声，接着听到他大喊：“同学们！听课，不要向窗外看！”从此再没有见过杨思思，有同学说她被劳教了，也有的说她死了。从那时起，璐璐认识到法轮功是一个要回避的问题。

公共汽车刚开进村口，表姨就喊“停车”，然后就招呼璐璐下车。表姨指着红砖砌的门垛说：“那

就是咱家！”陆璐跟着她进了大门，发现院子很宽敞，中间是砖砌的过道，两边种着蔬菜和果木，大大的梨子压弯了枝，李子树上更是热闹非凡。表姨把陆璐带到西屋，说：“你表弟们都在外地打工，家里就我和你姨夫俩人。你自己住这屋吧！”停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：“小璐，你靠被垛上歇歇，愿意睡就睡会儿，明个我再带你到山上玩，玩几天，再画画，要不你可安不下来心。坐车可累人啦！我也得睡一觉去。”表姨出去后，陆璐把身体放到硬硬的炕上，才感觉真的累了，可是又睡不着，炕头放着一个纸盒，里面放着一些小册子，陆璐随手拿出一本，《天赐洪福》，翻开竟全是介绍信法轮功后发生的神奇事，陆璐忙放回去，又拿出一本，《天下》，写了许多关于法轮功在海外多国洪传的情况。

次日，早晨。表姨带陆璐去看瀑布。先是要横穿半个村子，许多在街上坐着的乡亲们见表姨就说：“哪来个这么漂亮的姑娘呀？！”表姨笑着说是城里表姐家的，要去看瀑布。“农村可真好，大家都认识，出了门和谁都可以说说话，不象是城市，谁也不认识谁。”陆璐边感叹边四处张望，她再次震惊了，墙上、电线杆上随处可见红色的喷漆大字“法轮大法好！”

出了村子，大约走了二里的山路，爬一座小山就可以听



就是咱家！”陆璐跟着她进了大门，发现院子很宽敞，中间是砖砌的过道，两边种着蔬菜和果木，大大的梨子压弯了枝，李子树上更是热闹非凡。表姨把陆璐带到西屋，说：“你表弟们都在外地打工，家里就我和你姨夫俩人。你自己住这屋吧！”停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：“小璐，你靠被垛上歇歇，愿意睡就睡会儿，明个我再带你到山上玩，玩几天，再画画，要不你可安不下来心。坐车可累人啦！我也得睡一觉去。”表姨出去后，陆璐把身体放到硬硬的炕上，才感觉真的累了，可是又睡不着，炕头放着一个纸盒，里面放着一些小册子，陆璐随手拿出一本，《天赐洪福》，翻开竟全是介绍信法轮功后发生的神奇事，陆璐忙放回去，又拿出一本，《天下》，写了许多关于法轮功在海外多国洪传的情况。

次日，早晨。表姨带陆璐去看瀑布。先是要横穿半个村子，许多在街上坐着的乡亲们见表姨就说：“哪来个这么漂亮的姑娘呀？！”表姨笑着说是城里表姐家的，要去看瀑布。“农村可真好，大家都认识，出了门和谁都可以说说话，不象是城市，谁也不认识谁。”陆璐边感叹边四处张望，她再次震惊了，墙上、电线杆上随处可见红色的喷漆大字“法轮大法好！”

出了村子，大约走了二里的山路，爬一座小山就可以听



见水声，再走过许多被水磨洗的干净、没有棱角的大石头组成的“路”，远远的就可以看见瀑布，象哈达从黑黑的山上泻下，瀑布底下是一个很深的潭，从山脚慢慢爬可以接近瀑布，水雾落在身上，凉凉的。

璐璐玩累了，和表姨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脚，石头的下面清水缓缓流动着，周围长着各种绿色植物，璐璐有种溶于自然的感觉，舒畅极了！她躺下来，石头被太阳晒的很热，穿着略湿的衣服躺在上面很舒服。她和表姨闲扯。

“这地方幸亏没开发，真成旅游区了还不到处是饮料瓶和食品袋呀！”

表姨呵呵直乐。

“这里是山美、水美、石美……”陆璐突然想起了路上看到的字，接着说：“你们这儿还有最特别的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就是那些石头上的字。表姨，你们这儿不抓法轮功？那法轮功不是……”

“以前呀我觉的城里人好，见识多，可这回给你姥祝寿后，我就不这样想了，还是咱农村人好，思想简单，好就说好，坏就说坏。我和你舅舅和姨们说起法轮功的神奇，他们都吓的不让我说，我说我可是亲身见证呀，他们说那也不能随便说，不能说。”

见水声，再走过许多被水磨洗的干净、没有棱角的大石头组成的“路”，远远的就可以看见瀑布，象哈达从黑黑的山上泻下，瀑布底下是一个很深的潭，从山脚慢慢爬可以接近瀑布，水雾落在身上，凉凉的。

璐璐玩累了，和表姨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脚，石头的下面清水缓缓流动着，周围长着各种绿色植物，璐璐有种溶于自然的感觉，舒畅极了！她躺下来，石头被太阳晒的很热，穿着略湿的衣服躺在上面很舒服。她和表姨闲扯。

“这地方幸亏没开发，真成旅游区了还不到处是饮料瓶和食品袋呀！”

表姨呵呵直乐。

“这里是山美、水美、石美……”陆璐突然想起了路上看到的字，接着说：“你们这儿还有最特别的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就是那些石头上的字。表姨，你们这儿不抓法轮功？那法轮功不是……”

“以前呀我觉的城里人好，见识多，可这回给你姥祝寿后，我就不这样想了，还是咱农村人好，思想简单，好就说好，坏就说坏。我和你舅舅和姨们说起法轮功的神奇，他们都吓的不让我说，我说我可是亲身见证呀，他们说那也不能随便说，不能说。”